



小嬴政虎口余生

秦始皇故事：“堂堂正正的什么？”裨将得意地问，“王室之什么？”

赵政自知失言，急改口说：“我乃堂堂正正王室之本家——”

秦昭王四十二年（公元前 259 年），嬴政出生在赵国，当时名叫赵政。父亲嬴异人因秦赵和盟，被遣送到赵国作人质。嬴政的母亲赵姬原本是吕不韦的小妾，而且身怀六甲，那孩子就是嬴政。吕不韦为了谋取秦国政权，将赵姬转嫁给嬴异人，企图将嬴氏江山换为吕氏江

山。

秦昭王四十五年（公元前 262 年），即嬴政出生的前三年，秦昭王派武安君白起率军二十万进攻韩国的上党，首先把韩国外围的野王等地征服了，断绝了上党（在今山西省长治市北）与其本国的通道。上党的郡守冯亭，深知以上党弹丸之地，势难力敌秦国乘胜来犯的骄兵悍将，但又决不愿沦为秦国的降民。于是派信使急赴邯郸，向赵国表示，愿意把上党郡献上。赵孝成王不听平阳君的劝阻，唾手而得上党。这样果然激怒了秦王，转而攻赵。

赵将老廉颇采取以守御攻、以静制动的战略，坚守达三年之久。秦国施离间计，使赵国以赵括替下了廉颇。赵括被白起打得落花流水，赵军惨败。赵国又反用离间计，使秦国调回白起。秦昭王采纳了丞相范雎的建议，接受赵国献六座城池，双方签订了和约。

秦昭王五十年（公元前 257 年），这位“老当益壮”的国王又野心勃发，撕毁了盟约，命大将王龁统军二十万进攻赵国，而且还要御驾亲征，带领一支精锐部队督战。

秦军刚过洛河，邯郸便已闻讯了。赵孝成王十分惊恐！急忙调集军队，充实防务，加固城堞，在秦军抵城下时，抵挡住了最初几次攻势，接着召集文武群臣，共议抵御秦军的长期作战方案。

相国平原君即奏道：“王所虑极是，臣已思得一人，可退秦军。”

“既有此人，何不早说。速去请他前来，共商大事！”群臣迫不及待地催促他。

平原君狡黠地笑道：“区区此人，何须用请，即时

召来就是。”说着向黄门内侍吩咐，派人前去办理，并准备好竹简与刻刀。这天，燕国人质燕太子丹正在异人家里叙谈，忽然闯进两名宫廷侍卫，没等主人反应过来，便对异人说：“敌国质子，快随我走上一趟。”

“请问侍官，带我到哪里去？”异人惶恐地问。

“问有何用，自有你的去处！”侍卫不耐烦地回答，并走近异人，从左右两侧挟持着他，就往门外走去。燕太子丹想要安慰异人几句，已来不及了，只听见异人的呼声：“拜托太子殿下，从速知会老师吕先生，好生照看我的家小！”声音渐渐远去。他赶紧到内室把情况告诉赵姬，嘱咐她母子千万镇定，随即匆匆赶去找着吕不韦，商量营救异人的事。

当异人兴冲冲地跑回家时，发现奴婢、家仆们神色惊慌，不知所措，尤其是内室的门紧闭着，里面传出妇孺的哭声来。他赶紧用力把门推开，只见爱妻赵姬抱着赵政，正在哭哭啼啼，还腾出手来收拾珍珠细软；吕不韦和燕太子丹则忙着替她把衣服打成包袱，室内一片狼藉。他急得大声喝止他们：“住手，住手！你们在干什么？”大家才注意到是他回来了，纷纷放下手中的物件，愣愣地发问：“你居然回来了？”赵姬更是忍不住扑向他怀里，伤心地哭问：“公子，你被捉到哪厢去了？！”异人激动地流着泪，抚摸着爱妻的秀发，温存地说：“我不是好端端地回来了吗？还哭什么！”接着就把刚才到丛台，在赵王的授意下写信给秦将王齮，呼吁罢战解围的事说给他们听，大家才破涕为欢，转忧成喜。赵姬一面把赵政递给异人抱，一面告诉他：在他被侍卫挟持走了之后，燕太子丹把消息告诉她，并立即找到吕不韦，商量营救事宜。据吕的分析，既是宫廷侍卫前来，

去向肯定是朝廷或皇宫，暂时还不至于有致命的危险。但恐事态发展恶化，必会祸及妻儿，所以忙于替赵姬收拾简单的行李，先到吕府避一避，再来打听异人的下落，设法营救。没想到他竟回来得这么快，还办了一件为罢战复和有益的事，真使得大家喜出望外，更兴奋得忘记了疲劳。异人忙到外厅，要婢女、家仆们镇定下来，帮助赵姬等把衣物、首饰等收拾好，放回原处；并吩咐厨下做一桌盛餐，向老师吕不韦和燕太子丹致谢。席间谈起战局还很紧张，必须密切注意发展趋势，随时做好应变的准备。

邯郸城外，秦军以十余万之众，把整个城池方圆数十里围得水泄不通。但城内廉颇老将治军严谨，纪律严明，苦口婆心说服将士们，克服杀敌报仇心切的急躁情绪，坚持闭关坚壁，加强警戒，任凭秦军叫骂或寻机挑衅，也决不开关应战。作为秦军统帅的王龁，既担心邯郸久攻不下，会造成士气下降，军心浮动，更怕在后督战的秦昭王，因前线无所进展而责备自己作战不力……越这样着想，就越焦躁不安。这日正在中军帐内恹恹不乐，辕门守卒就将赵国的使者带来晋见——不管内容如何，总算有了反应，不啻是给王龁的一副兴奋剂。他立即正襟危坐，让中军把信简接过来，呈上给他看。

王龁一看是嬴异人写来两封劝秦军退军的书简，心里非常气愤，但嬴异人是秦昭王的孙子，不敢造次，忙将书简送往秦昭王的营帐。

秦昭王接到王龁送来的两篇书简，从中看出赵国求和心切，并藉控制了异人而处于上风来诱使秦国解围媾和。他便因势利导，顺着赵王的语意表示：异人现在已是太子安国君的嫡嗣子，受到本王和整个秦王朝的重

视。既然贵国提出休战讲和，本王表示同意，但必须先
将王孙送回我国，以证明贵国的诚意。并令人将信送往
邯郸城内。

赵国君臣接到回信后，紧急举行会议，研究对策。
经过激烈的讨论，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对秦国不能再存
幻想，必须用强硬的态度表示决不示弱、誓抗暴秦的意
志。于是嬴异人便被首当其冲地押上了断头台。

也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在异人被押着游街，并
到城楼上去向秦军作诀别的时候，吕不韦和燕太子丹赶
到宫里，向赵王说，此举是失策了。赵王说不如此不足
以煞住秦军的凶焰，不足以激励赵国军民抗秦的士气和
决心。吕、燕二人向他严正指出，异人原来是作为弃子
才被派到贵国来的，之所以被纳为安国君太子的嫡嗣
子，是华阳夫人为巩固东宫地位而采取的办法，才使他
身价大增，其实是虚有其名而已。因为安国君有二十几
个儿子，就算异人牺牲了，再过继一个就是了。但这一
下你把和谈的路断送了，秦王会用为孙子报仇的名义，
大大煽起将士的战争狂热，全力来攻打贵国。这一来，
本来已危如累卵的邯郸还保得住吗？您的社稷、宗庙就
会变成秦国的了——这有多么可怕，多么危险啊！

赵王忙离席长揖谢道：“承教，承教！不是二位提
醒，我将铸成大错！”随即派宫廷侍卫飞骑阻住李同等
人，不去刑场，而是将异人押回洛城，关入死囚牢内，
视与秦国作战的发展趋势再作决定。

在秦昭王对异人已成死囚，行将问斩的凶讯尚未作
出反应，战局暂时平定，赵王心情较好的时候，吕不韦
去觐见他，哭丧着脸央请说，异人虽免予死刑，但仍然
是凶多吉少。自己毕竟与他有师生之谊，何况赵姬又是

自己主媒嫁给他的，关系更深了一层。现在已是大限来临、劳燕分飞的时候了，因此想带他们母子去探监，叙最后一次夫妻之情、天伦之乐；待把赵姬母子安排好以后，自己也就奉老父、携妻妾回阳翟老家去——因为这里兵荒马乱，生意没法再做下去，但偌大一家子人，总要生活！恕我不能留在贵国了！说到这里，吕不韦竟伤心地哭出声来。

赵王听吕不韦这么一说，觉得入情入理，特别是那副伤心的样子，竟使自己受了感动，便答应了他的请求，命令有关部门给他发了通关文牒，并恩准他们去探监。

翌日午后，吕不韦邀着燕太子丹，与赵姬母子分乘两辆马车，满载衣物和酒肉等来到洛城，守门官验看过通关文牒，就开门放入。到了死牢监禁处，见仍然是公孙乾来执行监管，便很容易地得到通融。解掉了异人的脚镣手铐，让他与亲友见面叙谈。嬴公子见到他们忍不住痛哭失声，与妻子、儿子紧紧依偎着，情态很是凄惨。吕、燕二人一面安慰他们夫妻、父子，一面趁公孙乾不在场时，连忙向异人细声耳语。

既是探监，又要匆匆分离，说不定是最后的诀别，所以菜肴虽然很丰盛，但下箸者不多，只是频频饮酒，借以化悲解愁。异人夫妇停杯不饮，泪眼相看，更是凄楚。吕、燕二人轮番向公孙乾敬酒、劝菜，拜托他好好照看公子。公孙乾表示，只要异人不被判死刑，将来他一定还大家一位秦王孙。

晚餐一直进行到午夜，来的人才起身告别。异人和妻儿抱头痛哭，难舍难分，吕、燕等人好不容易才把泪人儿劝止了哭泣，拥簇着上了车，急驰而去。到了城门

口，守城官问为什么半夜出城，吕不韦塞给他六百万，诡称因要事耽误久了，请他通融，守门官便开门放行。车子一出了城，走不多远就分道扬镳：燕太子丹护送赵姬母子到其叔家去避难；吕不韦和嬴异人则径向秦军阵地急驰而去。

子楚从洛城越狱逃回秦国之后，赵王大为震怒，当即处决了公孙乾。但受贿放行的守城官却逍遥法外，因为吕不韦持有朝廷签发的通关文牒，他是验证放行的，所以免于追究。接着就开始了对于赵姬母子的搜捕。

那晚用诀别时的难舍难分骗过公孙乾，救出子楚之后，为了减少累赘，赵姬母子只得由燕太子丹用车载送到她的叔叔家里躲藏起来。赵叔见此情况，预料到难免受到株连，就连忙将她们母子改换了装束，让赵姬到厨房去烧火，暂随母姓的赵政则到后因里和自己的孙辈们在一起厮混。果然在第二天的下午，一员裨将带着一队兵士闯进赵叔家来。赵叔忙上前接待：“将军驾临寒舍，有何贵干？”

“你可是秦质子异人之岳叔？”裨将气呼呼地问。

“正是小商。但他自被纳为太子嫡嗣，便趾高气扬，与在下不甚来往了。”赵叔谄笑地回答。

裨将当然不信，正色急问：“此前容或有之，但自两国交战，他便沦为死囚，况于昨夜越狱逃走？！”

听他的口气，赵叔知道异人已安然脱险了，便暗自高兴。但仍装糊涂，反问说：“越狱逃走了，谅他走得不远，你们将他抓回来就是。”

“抓着他了，我还来找你？”裨将更加生气了。

“质子既然逃离洛城，怎会再到寒舍来——那岂不是自投罗网、坐以待毙？”赵叔镇定地回答。

“我岂不知？本将此行是来捉拿他的妻儿抵罪的。”裨将说着就要往内闯。

赵叔赔笑说：“赵姬母子当在自己府中，怎会在寒舍？”

裨将怒斥他：“你百般狡辩，必定有诈。本将就要搜了！”

“将军既然要搜，小商敢不从命？！”赵叔忙让过一旁说：“将军请！”

裨将即挥手命令兵士们：“与我四下搜来！”便与众兵士拥进内宅、后院，到处搜索，诸女眷都被看过，问过，但无所获。最后，裨将闯入厨房，发现了赵姬的身影，即斥问：“你这妇人是谁？”

“小妇人乃是厨下的佣人。”赵姬侧过脸来，那脸上被柴烟弄得十分肮脏，已经看不清眉目。

裨将见状一愣，忙走近去，想看个明白，并疑惑地问：“怎么弄成这等模样？”

赵姬一急，忙用火叉去拨灶膛，立刻拨起一股浓烟径直向上冲滚，裨将被熏得涕泪横流，连声呛咳不止，便挥手止住她：“算了，算了，还不与我住手！”随即转身向外走——

恰好这时，赵姬之子，三岁的赵政从外面向厨房跑来，正好与裨将撞着。

裨将一把捉住他，悻悻然问：“你这野仔，乱跑些什么？”

赵政不服地回答：“我何尝乱跑，乃是来找我娘的。”

“来找你娘的？”裨将接着往下问。

赵政指向赵姬笑道：“就是那厨下的妇人。”

裨将回头望了望赵姬，她手中那火叉拨起的浓烟，还在向外滚滚扑来，他有些畏瑟，便轻声对赵政说：“去吧，去吧！”

赵政拭着眼泪向母亲跑去——

“站住，你与我回来！”裨将猛地喝住他，待赵政愣愣地走回他身前，便又抓住他的衣襟急问：“你这野仔，叫什么名字？”

“我才不是野仔，乃是堂堂正正王室之……”赵政一本正经地回答。

“堂堂正正的什么？”裨将得意地问，“王室之什么？”

赵政自知失言，急改口说：“我乃堂堂正正王室之本家——”

裨将疑问：“你本什么家？”

“我姓赵名政，难道不是王室的本家？”赵政理直气壮地反驳他。

裨将正在将信将疑，赵叔闻声赶到厨房来，见此僵持局面，忙机智地训斥赵政：“快到厨下找你娘去，休得妨碍将军大事！”

裨将只得放手，让赵政向母亲扑去，并回头问赵叔：“这小孩是——”

赵叔忙笑答：“乃是小商的本家侄孙赵政，其父早丧，随母在寒舍厨下为佣。”

望着她肮脏而可怖的面孔，裨将忙挥手说：“罢了，罢了！”转身欲行，又正色地嘱咐赵叔：“今日未曾得手，倘日后她母子投奔于你，必须速来禀报；如敢隐藏，与逃犯同罪！”

“她母子若来投靠，自当捉交官府，不劳将军再来



“我才不是野仔，乃是堂堂正正王室之
.....”赵政一本正经地回答。

辛苦！”赵叔连声答应着，把裨将及其士卒送出门外，目送他们快快而去。

经过这次搜索和侥幸脱险，赵叔更不敢让赵姬母子在家久住。幸好原来经营的留春园班子虽因战事而歇业了，但艺人们都还没散，或领些针黹洗补的活计，或四处作零星的卖唱，勉强维持生计。因此，赵姬母子就只得生活这样的群体里，靠佣工或教唱糊口。在亲戚、邻居和同伴们的保护下，度过了六年的漫漫岁月。赵孝成王虽曾多次派人继续搜索，但终无所获；燕太子丹和相国平原君也屡屡劝说，原来的王孙异人，尚且被弃于不顾，今王孙已逃回国去，便会另外娶妻生子，赵国对赵姬母子穷追不舍，已没什么实际意义了。赵王就放弃了追索，这也是赵姬母子能够幸存下来的原因，所以她们对于燕太子丹所给予的救助和照顾非常感激。

几年后秦赵两国的关系又有所缓和，秦孝文王来信相慰，赵孝成王也就乐得送了这份顺水人情，便派人通知赵叔，找着赵姬母子，发给通关文牒，乘车返回秦国。母子俩怀着对赵叔全家和多年来患难相处的邻居和朋友们的感激与留恋——赵政则更有对歧视、欺侮过自己的人们的仇恨心理——匆匆上路。

吕不韦看到赵姬和嬴政平安归来，当然说不出的高兴，每次到咸阳宫来向孝文王和华阳后奏禀，都要向赵姬顺致问候，并十分关心嬴政的生活、学习情况。其中的奥秘，当然只有他们二人心照不宣。为了保持经常的接触，并培养亲子对“父亲”的感情，赵姬经常向儿子忆述吕不韦对其父太子子楚的慷慨救助、撮合姻缘、义救越狱、回国立嗣……等深恩厚德，使嬴政对吕不韦的感恩和尊敬之情与日俱增，并像父亲一样，接受吕不韦

的教育，勤奋读书，立志弘扬大秦基业。



点评者说：

对于小小的嬴政来说，自古英雄出少年这句话用在他的身上很贴切，绝没有拍马溜须的意思。况且秦嬴政已作古两千多年了，拍马溜须又弄不到左丞右相的宝座享用，仅仅只想说两句大实话而已。

小名叫赵政的秦嬴政的确好生了得，一个小小的孩童面对赵兵的威逼情急之下能改口说自己是赵国王室的本家，没有暴露身份，躲过了灭顶的灾祸。从他的语气还可以听出他因自己是秦王室的后代而自豪，对赵兵的威逼毫不在乎。要是换了别的孩童早已吓得嚎啕大哭，屁滚尿流，哪还敢正色地以王室本家自称呢？然而赵兵们喝斥的对象是嬴政，是以后的秦王。或许他的胆量是从吕不韦那儿遗传过来的，嬴氏的祖宗八代真应该拱手致谢大好人——吕不韦，赠送给嬴氏一个英武大胆的后代。

当然对秦王嬴政不怀好感的人，会遗憾得感叹连声：那些赵兵为何连一个小孩子都抓不住。甚至还有人会设想：如果赵兵认出了嬴政，嬴政的小脑袋瓜如同一个没有长大的葫芦咚地掉到地上，中国历史上就不会有个赫赫有名的秦始皇了。但历史却给了一厢情愿的人们响亮的耳光：嬴政统一了诸侯各国，建立了封建制的秦王朝。

显然不是历史将机遇留给了他，而是他自己抓住了机遇，成了历史的弄潮儿。不是赵国的刀剑不锋利，砍

不下他的头颅 而是他大胆机智 从赵国的刀剑下溜走了。仅此一点，堪称英雄，更不用说他建立的泱泱秦国 开封建制度之先河 成为中国历史上不可不提的人物。我们只能说，他的确了不起。



小秦王赈灾济民

秦始皇故事：

嬴政这才按捺下火性，对母亲说：

“孩儿谨遵母后懿旨，但不知仲父计将安出？”

庄襄三年，庄襄王病逝，年仅十三岁的嬴政登基。

嬴政少年丧父，仓促登基，还处于少不更事的少年时期，缺乏独立思考的智能。举凡内政外交，都继承先王庄襄王的遗志，由相国吕不韦辅君摄政。吕不韦挟灭亡东周之余威，加紧实施其军事扩张的战略，主动向周边国家出击。前提确定以后，便由嬴政在朝议时向大臣们宣布：“先王不幸驾崩，朕仓促即位，因年事尚幼，

凡事未敢擅专。至望诸卿缅先王之厚恩，荷社稷之重托，扬旆麾军，拓疆扩土，以弘先帝之遗泽。不知众卿中何人愿受兵符、统兵出战？”

话音刚落，好几位将军竞相出列。

“难得各位将军，忠君爱国，老而弥坚，不韦深感钦佩。至于前敌何国，率军几许，当待圣命颁下，再与各位将军熟商之。”吕不韦从上次灭亡东周之战，武将们因未能参与所表现出来的失望和妒嫉中，看到他们的企盼和潜力。所以今天特意当着嬴政的面，给他们以褒扬与鼓励，借以消弥对方和自己的隔阂，转到谅解与合作上来。

他这一番辞令果然得到老将们的宽容、理解和嬴政的赞赏，认为他是一位气度宽宏、目光远大、易于合作、善于领导的治国大才。这次朝议就在非常融洽、和谐的气氛中结束。后来嬴政又在咸阳宫召见相国吕不韦和蒙骜、王龁、廉颇三位将军，共同研究、决定了各位将领所率领的部队和所要征讨的国家。

就在嬴政刚继任王位的当年，远戍东部边陲的晋阳驻军叛变，反对嬴政新君，本来准备出国征讨的老将蒙骜，改受新命，率部队赶赴晋阳，与叛军进行了一场殊死的战斗。最后蒙骜所部虽然胜利了，但损失很大，便回到咸阳休整，以利再战。

翌年，庶公大将军率军攻打魏国，陷其卷城，斩首三万之众。

三年，蒙骜、王龁合军进攻韩国，掠夺了十三座城池，可算不小的胜利。可惜老将王龁以身殉国，实现了“不想坐享荣华，但愿战死疆场”的誓言。

蒙骜将军兴犹未尽，在回师途中攻占了魏国的**郢城**

和有诡。再一年又攻取了魏国的酸枣、燕城、虚城、长平、雍丘、山阳等二十城。秦国将这一地带命名为东郡。

从连年的战绩来看，秦国重新显示了军事大国的强大实力，掠夺了大量的城池，扩充了版图，确实是很大的收获。但在生产和国民经济方面却遇到了巨大的困难，给刚刚即位不久的嬴政朝廷以沉重的打击。那就是发生在嬴政四年的蝗灾和瘟疫。

原来在前一年、即秦王政三年，在秦国东部的函谷关一带就因农业歉收而闹了一年饥荒。

尤其严重的是，本来去年的饥荒已经造成函谷一带大量人口流亡，今年蝗灾从天而降，把原来就是“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垅亩无东西”的荒田瘠地吃得一干二净，人们失去了起码的生存条件，便扶老携幼，背井离乡，啼饥号寒，四处逃亡。

嬴政感到事态严重，没有带内侍，只和相国吕不韦一起，急匆匆地赶到赵太后居住的甘泉宫来共同议事。

“难得你二人都来了，想必有大事相商。”赵太后见前夫与爱子同时到来，自有说不出的高兴，没等他们请安就主动搭讪起来。

吕不韦忙趁此向她走近，肃然恭问：“函谷一带蝗灾肆虐一事，太后有所闻否？”

赵太后微微点头说：“日间内侍自函谷关来，我已略知一二了。既是天灾，即非人力所能预见，尔等不必过于自责。”

“预见固不可能，但善后却刻不容缓！”嬴政经过几年的监朝理政，已显得比较沉稳与果断了，语气也颇为坚定。

“王儿所言极是。是否已与尔仲父有所定夺了？”赵太后说着，向吕不韦望了一眼，好像要征求他的意见。

“太后如此称呼，实实折煞微臣了！”吕不韦忙向赵太后长揖为礼，貌似惶恐，但心中却感到甜滋滋地。

年轻的嬴政告诉母亲：“天灾固不能等闲视之，而人言则更为可畏！”

“人言，什么人言竟有如此可怕？！”赵太后因为心虚，所以对“人言”二字特别敏感，忙向嬴政问个究竟。

嬴政忙将几片竹简递给太后，微愠地说：“此乃几则民谣，母后请看。”

赵太后听说是民谣，引起了对当年在民间演艺生涯的回味，忙注目审视，当接触第一行时就感到巨大的冲击；等把两首都看完，已是冷汗直流，浑身都有些颤抖了。她向嬴、吕二人说：“此歌看似民谣，实则为声讨我等之檄文，不知出自谁人之手？”

“此简系与灾情之奏表一并附来，民间正在传唱，怎知作者为谁？”吕不韦对此作了解释。

“看来此歌之作者乃蓄谋已久，待机而发，旨在以妖言惑众，犯上作乱——”嬴政一言道出了民谣的要害。

赵太后忙补充说：“况正值蝗灾为患，人民流离四方，若受歌谣蛊惑，锋芒戟指朝廷，其势将难以遏制！”

“母后所言极是。儿即与仲父批旨，饬令将传唱者缉拿处死，以镇慑群氓，制止妖言泛滥。”嬴政说着，示意吕不韦将竹简收起。

吕不韦一面收拾竹简，一面慎重地表示：“臣以为妖言既传布甚广，吟唱者当不在少数，若要缉拿，恐不